

王臨川全集

一
函十六冊

王臨川全集卷七十五

書

與王逢原書

某頓首逢原足下比得足下於客食中窘窘相造謝不能
取一日之閑以與足下極所欲言者而舟卽東矣間閱足
下之詩竊有疑焉不敢不以告足下詩有歎蒼生淚垂之
說夫君子之於學也固有志於天下矣然先吾身而後吾
人吾身治矣而人之治不治係吾得志與否耳身猶屬於
命天下之治其可以不屬於命乎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
君子又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孔子
之說如此而或以爲君子之學汲汲以憂世者惑也惑於

此而進退之行不得於孔子者有之矣故有孔不暇暖席之說吾獨以聖人之心未始有憂有難予者曰然則聖人忘天下矣曰是不忘天下也否之象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初六曰拔茅茹以其彙貞吉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在君者不忘天下者也不可榮以祿者知命也吾雖不忘天下而命不可必合憂之其能合乎易曰遯世無悶樂天知命是也詩三百如柏舟北門之類有憂也然仕於其時而不得其志不得以不憂也仕不在於天下國家與夫不仕者未始有憂君子陽陽考槃之類是也借有憂者不能奪聖人不憂之說孟子曰伊尹視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可謂憂天下也然

湯聘之猶囂囂然曰我處畎畝之間以樂堯舜之道豈如
彼所謂憂天下者僕僕自枉而幸售其道哉又論禹稷顏
回同道曰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救之則惑也今窮於
下而曰我憂天下至於慟哭者無乃近救鄉鄰之事乎孔
子所以極其說於知命不憂者欲人知治亂有命而進不
可以苟則先王之道得伸也世有能諭知命之說而不能
重進退者有矣由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也始得足下文特
愛足下之才耳旣而見足下衣剝履缺坐而語未嘗及已
之窮退而詢足下終歲食不葷不以絲忽妄售於人世之
自立如足下者有幾吾以謂知及之仁又能守之故以某
之所學報足下

某頓首讀所辱書辭見足下之材浩乎沛然非某之所能及問諸邑人知足下之行學爲君子而方不已者也惜乎某之行亟不得久畱從足下以遊及求足下所稱滿君者而見之所示藁副輒畱傳玩不審定復枉顧否不勝幸望也

三

某頓首逢原近已附書亦得所賜教殊感慰唯逢原見教正得鄙心之所欲方欲請而已被旨還都遂得脫此亦可喜也但今茲所除復非不肖所宜居不免又干溷朝廷此更增不知者之毀然吾自計當如此豈能顧流俗之紛紛

乎不久到眞州冀逢原一來見就不知有暇否幸因書見報某止寓和州耳來眞唯迎親老來視女弟旣而歸和俟命也冬寒自愛

四

某頓首被命使江東按刑獄事明日遂行欲至揚州宿畱別乞一差遣切欲一見逢原幸枉駕見追只於丹陽奉候切勿以事爲解也它須面陳此不詳悉切見過專奉遲切切

五

某頓首自別逢原一得書遂不知行李所在伏計已達暨陽今此介往幸喻動止之詳以慰思渴也居江陰果可以

徙否某之勢恐未能自脫於此矣臯釁日積而缺然無友
朋之救此寤寐所以怵惕而不知所爲者也逢原不知可
以遊番乎番亦多士可以優游卒歲試思之也人還一報
餘自愛重

六

某頓首得手教承尙在江州思企何可勝言某昨到金陵
忽忽遂歸番冬末須一到金陵不知逢原此行以何時到
江陰今必與吳親同舟而濟但到金陵莫須求客舟以往
否近制船難爲謀自金陵至潤只一兩程到潤則求舫至
江陰亦易矣某處此遂未有去理如孫少述丁元珍曾子
固尙以書見止不宜自求便安數溷朝廷它人復可望其

見察者乎臯釁自積而不知所以自脫足下安以爲我謀哉配兵不習水事甚善但計今之勢如此等事皆不可與論說不知足下意以爲當如何施行幸試疏示更有所聞悉望見教所至幸望畱意訪以所不逮也至冬末到金陵欲望逢原一至金陵見訪不知可否私心極有事欲面謁切試思之幸能一來爲惠大矣

七

某頓首逢原足下方欲作書而得所賜書尤感慰唯逢原所以教我得鄙心所欲出者窮僻無交游所與議者皆不出流俗之人非逢原之教我尙安得聞此方力求所欲但未知何時得耳及冬春之交未得脫此冀相遇於江寧不

審肯顧否承教許如此當可如約也但不謀潤居何也江陰豈不可畱乎若在潤則相遇尤易耳配卒事須面叙乃悉餘更有所聞悉望見教今世既無朋友相告戒之道而言亦未必可用大抵見教者欲使某同乎俗合乎世耳非足下教我尙何望於他人切無所惜也冬寒自愛

與劉元忠待制書

某敢久阻闊豈勝向往繼奉手誨勤勤懇懇尤荷眷念承欲求宮觀方主上躬親庶政求才如不及之時人臣雖有邪心安能有所軒輊謂宜黽勉以俟休命不須如所喻也無緣面晤幸深思鄙言而已炎溽爲時自愛

與沈道原舍人書

某啓辱手筆感慰又復冬至投老觸緒多感但日有東歸之思爾上聰明日賸然流俗險膚未有已時亦安能久自困苦於此北山松柏聞修雅說已極茂長一兩日令俞遜往北山因欲漸治垣屋矣於道原欲略布所懷

二

某啓久不作書然思一相見極飢渴也近因歙州葉戶曹至此論及說文因更思索鳥獸草木之名頗爲解釋因悟孔子使人多識乃學者最後事也續當錄寄道原何以淹畱如此若道原有除吾甥當能一過江相見諸欲面晤何可勝言此時四姐亦當可以一來相見矣未聞自愛

答黎檢正書

某啓前得所示熟讀蓋自秦漢以來所謂能文者不過如此竊以爲士之所尙者志志之所貴者道苟不合乎聖人則皆不足以爲道唯天下之英材爲可以與此故欲以所聞告左右而嘗爲尊叔父道之足下聞之而遂自悔以足下如此之才而復之不遠又能如此此何所不至如某者衰久矣徒知思而已尙何能有所補助乎辱書愧嘆以不卽見爲恨嚮寒自愛

與丁元珍書

某頓首過廣曾欲作書遣人奉訊動止以有故亟歸是以雖作書而不果遣辱教承知屢賜問然不得也亦嘗附狀何爲皆不至乎曹振佳士已爲發令狀如此人雖微元珍

之教固不敢失況重以元珍之見喻乎前書已報左右恐
不到故復以聞求郡固且止甚荷見教然某之所請不爲
無辭若執政不察直以爲臯則某何敢解免如欲盡其辭
而然後加之臯則某事固有本末非今日苟然欲避煩勞
而求佚也古者一道德以同俗故士有揆古人之所爲以
自守則人無異論今家異道人殊德士之欲自守者又牽
於末俗之勢不得事事如古則人之異論可悉弭乎要當
擇其近於禮義而無大譴者取之耳不審足下終將何以
爲僕謀哉秋冷自愛重之望冬間復到廣州冀或一邀從
者爲境上之會不審可求檄來否耳不宣

上杜學士言開河書

十月十日謹再拜奉書運使學士閣下某愚不更事物之變備官節下以身得察於左右事可施設不敢因循苟簡以孤大君子推引之意亦其職宜也鄞之地邑跨負江海水有所去故人無水憂而深山長谷之水四面而出溝渠澮川十百相通長老言錢氏時置營田吏卒歲浚治之人無旱憂恃以豐足營田之廢六七十年吏者因循而民力不能自并向之渠川稍稍淺塞山谷之水轉以入海而無所瀦幸而雨澤時至田猶不足於水方夏歷旬不雨則眾川之涸可立而須故今之邑民最獨畏旱而旱輒連年是皆人力不至而非歲之咎也某爲縣於此幸歲大穰以爲宜乘人之有餘及其暇時大浚治川渠使有所瀦可以無

不足水之患而無老壯稚少亦皆懲旱之數而幸今之有
餘力聞之翕然皆勸趨之無敢愛力夫小人可與樂成難
與慮始誠有大利猶將強之況其所願欲哉竊以爲此亦
執事之所欲聞也伏惟執事聰明辨智天下之事悉已講
而明之矣而又導利去害汲汲若不足夫此最長民之吏
當致意者故輒具以聞州州旣具以聞執事矣顧其厝事
之詳尙不得徹輒復條件以聞唯執事少畱聰明有所未
安教而勿誅幸甚

與馬運判書

運判閣下比奉書卽蒙寵荅以感以忤且承訪以所聞何
閣下逮下之周也嘗以謂方今之所以窮空不獨費出之

無節又失所以生財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蓋爲家者不爲其子生財有父之嚴而子富焉則何求而不得今闔門而與其子市而門之外莫入焉雖盡得子之財猶下富也蓋近世之言利雖善矣皆有國者資天下之術耳直相市於門之內而已此其所以困與在閣下之明宜已盡知當患不得爲耳不得爲則尙何賴於不肖者之言耶今歲東南饑饉如此汴水又絕其經畫固勞心私竊度之京師兵食宜窘薪芻百穀之價亦必踴以謂宜料畿兵之驚怯者就食諸郡可以舒漕輓之急古人論天下之兵以爲猶人之血脉不及則枯聚則疽分使就食亦血脉流通之勢也儻可上

聞行之否

荅王伯虎書

辱書問以所疑如某者何足以語然聖人君子之行則嘗聞於先生長者矣蓋曰不辱已不害人而巳不辱已所以爲有義不害人所以爲有仁若夫操至治之成法責備於叔世以自絕與以仁施其身以及其親則皆聖人君子之所不爲不知足下謂當如此否因出見過得復從容爲左右道之

荅段逢書

段君足下某在京師時嘗爲足下道輩善屬文未嘗及其爲人也還江南始熟而慕焉友之又作文粗道其行惠書

以所聞詆鞏行無纖完其居家親友惴畏焉怪某無文字
規鞏見謂有黨果哉足下之言也鞏固不然鞏文學論議
在某交游中不見可敵其心勇於適道殆不可以刑禍利
祿動也父在困厄中左右就養無虧行家事銖髮以上皆
親之父亦愛之甚嘗曰吾宗敝所賴者此兒耳此某之所
見也若足下所聞非某之所見也鞏在京師避兄而舍此
雖某亦皐之也宜足下深攻之也於皐之中有足矜者顧
不可以書傳也事固有迹然而情不至是者如不循其情
而誅焉則誰不可誅邪鞏之迹固然邪然鞏爲人弟於此
不得無過但在京師時未深接之還江南又旣往不可咎
未嘗以此規之也鞏果於從事少許可時時出于中道此